

潮汕煙火細膩逼真 情義內核感動學子

《給阿嫲的情書》票房破7億 清華北大首映

學▶5月19日晚，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路演活動走進北京大學。



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路演活動開始前，清華學子在禮堂前排起了長隊。

連日來，影片《給阿嫲的情書》持續引發觀影熱潮。5月19日晚，主創團隊攜影片走進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，並受到兩校學子的熱烈歡迎與好評。在與兩校學子交流過程中，主創團隊表示，劇中人都真實的、對家國有熱烈情感的人，體現了老一輩人的風骨，他們都是真善美的個體。

《給阿嫲的情書》

內地票房：逾7.08億元人民幣
(數據來自貓眼電影，截至5月20日晚上10時)

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、江鑫嫻 北京報道

5月19日，夜色漸至，清華大學大禮堂與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前，早早排起了長隊，學生們熱切等待一部電影的校園首映。有同學告訴《大公報》，為了這部影片，自己特地從外地提前返校。更有同學直言，此番已經「五刷」，依然意猶未盡。

「小眾電影」戳中大眾心

《給阿嫲的情書》是一部「充滿幽默元素、帶著悲苦底色、飽含情義內核」的溫情影片。它以「三無三全」為特色：無大明星、無大製作、無大宣發，卻全素人、全方言、全真情。從初期排片僅為1.6%，到豆瓣評分高開高走9.1，這部逆襲五一檔的「小眾電影」，卻妥妥地戳中「大眾的心」。

觀影現場，清華大學大禮堂和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內座無虛席。現場笑聲陣陣，同時抽泣不止。在笑點與淚點的水乳交織中，學子們為電影奉上了熱烈的掌聲與一致的好評。不少同學全程手握仿僑批的觀影紀念品，還有同學映後對《大公報》直言，「從前車馬很慢，書信很遠，一生只夠愛一人」，在這部電影中被充分具象化。

導演藍鴻春表示，整個故事的情感來自於潮汕。「潮汕是僑鄉。我從小會聽到非常多類似木生的故事，淑柔的故事就更多了。以前下南洋的時代，幾乎每個村子都會有『葉淑柔』。我去東南亞拍紀錄片的時候，每個生命個體，特別是那些僑胞對我衝擊很大。所以，劇中人都真實的、對家國有熱烈情感的人，體現了老一輩人的風骨，他們都是真善美的個體。」

在飾演「南枝」時，李思潼只有20歲，但她卻在影片中準確演繹出了角色的堅韌與獨立。對此李思潼表示，「雖然我沒有經歷過她那麼沉重的離別，但是我可以懂她心裏的掛念，所以會格外堅持，有自己的那種勁兒。在拍攝過程中，我覺得我是跟她一起成長的。拍過她的戲分越多，我越能跟她產生共鳴。當我完全理解她的選擇之後，我覺得我就可以把她的情感表現出來。」

影片以全方言形式呈現，並成為詮釋潮汕文化的重要維度。對此，木生的扮演者王彥桐表示，「潮汕話裏的汕頭口音和潮汕口音差別很大。潮汕口音特別適合塑造木生這一角色，所以改口音的過程對我來說挑戰很大。」為了練出蹣跚三輪的職業感，王彥桐還透露，自己有空就在酒店爬樓梯、多鍛煉，保證演出苦力工的真实感。



破7億。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票房

除了演員的傾情演繹，影片中展現的潮汕煙火氣同樣細膩動人。製片人鄭萱軒透露，因為預算緊張，劇中場景道具基本全靠「手搓」。「不管現代的部分，還是舊遷羅的時光，我們基本上依託潮汕的本體建築構建而成。拍攝南枝洗碗的場景時，我們沒有預算去租整個後廚進行改造，於是我們只買了碗筷，剩菜剩飯全是去各個餐廳淘來的，包括劇組吃剩的盒飯，所以拍攝出了很真實的氛圍。」

「手搓」道具還原真實場景

「拍攝過程中，劇組動用了大量外部工作人員和道具組同事，到當地的老百姓家裏借用他們真實使用的老物件。」鄭萱軒說，小到鍋碗瓢盆、日常器皿，大到臥床傢具，全部取自於民間，所以它們都是帶著真實人的質感和溫度，放到這部影片的拍攝場景裏，所以一切渾然天成，就很有生活質感。

如今，《給阿嫲的情書》憑藉口碑相傳，不僅成為「五一檔」逆襲的最大黑馬，更引發各界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深入思考。很多觀眾都表示，「從進場時的『嘻嘻哈哈』，到觀影中哭得『唏裏嘩啦』，再到散場後的『沉默無語』，我們被這部誠意之作深深打動。」更有眾多專業影評人表示，《給阿嫲的情書》雄辯地說明，好作品永遠不缺觀眾，技術和資本永遠不能替代一個好故事和一顆真誠的心。

圖片：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

「潮汕文化是我創作的源泉」

導演藍鴻春在觀影後的交流環節表示，「潮汕文化是我所有創作的給養和源泉。作為潮汕長大的創作者，所有人的念想都會指向那段歷史。當創作的手藝慢慢成熟，大家都會想去講一段關於南洋的歷史，因為那是我們共同的記憶。」

「我從小在僑鄉長大，聽着父輩說哪個親戚下南洋回不來了，要麼沒有消息了，要麼就是一直在那邊寄錢回來撫養小孩上學。我是聽着這樣的故事長大的。」藍鴻春說，後來去海外拍紀錄片，見到在那邊落地生根的人，所以特別想把這段歷史呈現給大家看。只是這部電影用了更小的切口，從阿嫲的視角進入，去呈現關於祖輩的共同記憶。

影片結尾定格在木生蹬着三輪、對未來滿懷嚮往的鏡頭裏。談及這樣的設計，藍鴻春表示，「我覺得這個故事不應該側重於他們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，我希望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們都在一個時空中，所以最終選擇了現在的結尾。他們三個人的人生都很讓我們感動，雖然木生走得早一點，但是他的人生充滿了俠義，讓我們產生敬意，所以我希望這個故事結束的時候，他們三個都能到場，這是我的選擇。」

任何一個人，我希望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們都在一個時空中，所以最終選擇了現在的結尾。他們三個人的人生都很讓我們感動，雖然木生走得早一點，但是他的人生充滿了俠義，讓我們產生敬意，所以我希望這個故事結束的時候，他們三個都能到場，這是我的選擇。」



▲5月19日晚，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路演活動走進清華大學。

李思潼：學習前輩的韌性

《給阿嫲的情書》是男女主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，他們對這部影片和角色也有着很多的體悟。李思潼舉例說，「在拍攝在江邊給木生燒紙讀信的那場戲時，導演把這封信寫出來後，他發現我讀兩句就想哭了，所以他便把信收起來，說先不準我看，等到正式拍的時候再讓我第一次看到這封信的全貌。」

「我覺得南枝身上有一個非常打動我的品質，就是她的堅韌。雖然她生命中出現那麼多波折，但是她總能收拾好自己，向新的階段出發。」李思潼說，「這種品質在很多長輩身上都可以看到。我看到他們生活裏遇到什麼事，都是雲淡風輕地就打過去了，看不到他們一點點有被打擊到。所以我在表演中也會向他們學習。」

王彥桐也坦言，第一次演電影壓力很大。「比如說我第一次演監獄戲的時候，也是木生唯一的哭戲，我第一次演的時候，哭得太洶湧，不

是很像木生，因為我抓不到木生當時內心想什麼。導演告訴我木生看着照片，他會說女兒跟媽媽差不多高了，兩個男孩哪個大哪個小，淑柔一個人帶着三個小孩好辛苦。聽了導演的講解，那場戲我就會演了。」



▲《給阿嫲的情書》劇照。

陳平原：關注人心人性是潮汕電影傳統

著名文化學者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（見圖）在觀影後的交流環節動情地說，「我第一次站在北大百年講堂的舞台上說我是潮汕人，而且很驕傲，這個片子對我來說意義非常。今天大家為這部電影所感動，也為它背後的潮汕人、潮汕文化所讚嘆，這是我感到特別驕傲的地方。」



陳平原直言，「影片中的故事，對於潮汕人來說太熟悉了，我的曾祖父、我的祖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，我們那裏的人對這一段歷史非常熟悉，所以，潮汕人被感動是正常的，但是全國人民會被感動，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」

陳平原特地提到，「很多人都知道潮汕人會賺錢，但是很多人不了解潮汕人會讀書。1993年，饒宗頤教授在香港發起第一屆潮汕學會，就是要讓全國人民知道，潮汕人不僅能掙錢，我們還在讀書，而且我們很會讀書。所以從1993年開始到現在為止，諸位看到的是一部電影，事實上，這30年間無數的讀書人、學者、文人、官員以及當地的百姓們，都在盡最大的可能性托舉我們的潮汕文化。」

「去年我們編了10卷本的《潮學集成》，在學界影響很大，總結10年來潮學研究的成果。今天因為一部電影讓潮汕人們的生活、讓潮汕人的

有情有義，讓全國人民都感嘆、感動，我感到特別高興。」陳平原說，「其實潮汕電影是有傳統的。關心人民疾苦，關注百姓的日常生活，關注人心和人性，而不太強調技術和特技以及明星。我們從（上世紀）二三十年代走過來，藍導是在共同的潮汕文化的土壤中長出來的。」

陳平原特別透露，「最早向我介紹這部電影的不是潮汕人，而是一位台灣作家。他第一時間看了以後告訴我，這是讓他感覺到很不一樣的南洋敘事，因為我們基本上從僑批這個角度進去，而這個電影寫的最好的反而是南洋，南洋的那個故事、那個人情、那個環境氛圍，包括他們讀漢字、讀書的場景，包括他們的艱辛、他們的韌性、他們對唐山（中國）的掛念，讓我們特別感動。」

在京香港學子：充滿力量和溫度

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19日晚間分別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路演。觀影結束後同學們在接受《大公報》採訪時均表示，深刻體會到影片以「真」為核心的藝術力量。亦有來自潮汕地區的同學告訴記者，從電影中獲得的情感共鳴、先輩的故事。

「這部電影我已經『四刷』了。『一刷』時，觸動我的更多是潮汕人的身份認同，但『二刷』『三刷』之後，打動我的絕對不僅於此，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，正如導演藍鴻春所言，就是一個『真』字。」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汕頭人，清華大學博士生陳澤凱表示，這部電影沒有濃情的渲染，也沒有技巧的堆疊，而是將鏡頭對準了平凡的眾生、真實的鄉土、純真的情誼以及厚重的時代。正因如此，它才能跨越地域限制，讓來自五湖四海乃至全球各地的觀眾，都能在其中找到情感與記

憶的錨點，引發深深的共鳴。

陳澤凱表示，在觀影過程中，他十分佩服主創團隊對觀眾心理的精準拿捏。每當劇情即將轉折，主創團隊始終在「反套路」，但這種「反套路」又毫不生硬，讓劇情如流水般自然推進。

「在我的家鄉汕頭，從小便聽過一句話：『每一個潮汕家庭，多多少少都會有『過番』的親戚。』我家也不例外，母親那邊的曾祖和外祖輩就遠赴暹羅打拚，往家裏寄送僑批與僑匯。帶媽媽觀影時，她也不斷提起兒時收到僑批的記憶。這不僅是她個人的回憶，更是我們每一個潮汕孩子成長記憶的一部分。」他說。

正在清華大學化學系求學的香港學子張同學在觀影後對《大公報》表示，「這是一部用情義對抗宿命的故事，非常充滿力量和溫度。」